

露营撷趣

◎璩存峰

潍坊市西南方向是安丘的柘山镇，春秋时属于鲁国。镇驻地位于大老子村，镇广场矗立着一尊老子的塑像，据说老子曾经在这里完成《道德经》的上部。

柘山境内水系发达，有5条河流经该镇，有近十座中小型水库，可谓是天然氧吧。去年夏季，我们到访了于家河水库，这里地处峡谷，三面环山，南面建一拦河大坝。坝体很高，坡面较缓，石头砌成。

下午四点多钟，太阳仍旧发着余威，踩着温热的石面，小心翼翼地走进水里，水面和水下的温度截然不同。久做旱鸭子，入水起初还不适应。慢慢地，久违的仰泳、狗刨、蛙泳等滑稽变形的动作才派上用场。“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。”静谧的环境，适合垂钓者，我们“徒有羡鱼情”。

雇请守坝的夫妇炒了几个时令菜蔬，并邀请他们一同谈天说地。他们也已多日不与外人接触，故兴致很浓。渐渐地，暮色四合，绿树村边，青山郭外，万壑有声，数峰无语。在水库边选了一处平整的地方，准备安营扎寨。用工兵锹在四周埋设好杆子，支起，固定好两座简易的帐篷。虽然不高，倒也宽敞。篷顶、四周，还有地面都是连成一体的，防雨、防蚊虫的篷布，四周辟有几个材质是塑料薄膜的，透亮的窗口，躺在帐内，可以仰观宇宙，平视周边，思考人生或者什么都不想。

少小离家，离开乡村，走向城市，已经有二三十年的光阴没有这样亲近自然了。这一刻，仿佛又复归田园，置身自然母亲的怀抱，新鲜有趣，身心安宁，先前没有质感的，没有彻悟的古诗词顿时涌入脑际，生动地诠释着眼前的一切。城市的天空大多是灰暗，昏黄的色彩，而此时是“天似穹庐，笼盖四野”，清澈的夜空，点缀着满天繁星。城市灯火璀璨，霓虹闪烁，车水马龙，市井烟火，人声鼎沸。而此时是野旷天低，水清风近，星垂平野，月涌江河。

风从原野上刮过，带来作物的香甜；风从水库上掠过，带来水草和鱼的味道。不忍睡去，钻出营帐，传来大鱼跃出水面的声音。远处的山坡上，有一道道的光束，那是夏夜浅睡的村民在树干上寻找刚刚钻出地表的知了猴。它们还没有来得及在夏天开演唱会，就入了瓶瓶罐罐，成为盘中餐。除了找知了猴，村民还搬开岩石，搜寻、捕捉山蝎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同样是草木土石，唯独这里盛产山蝎。山蝎无毒，或为药引子，或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。这种东西，一般人听着就打怵，更遑论吃了，反正我是不敢。

“鸢飞戾天者，望峰息心；经纶世务者，窥谷忘返。”这样的佳山秀水，在祖国的大地上，数不胜数，也会日渐吸引着市民乃至全国各地的游客不期而至，享受片刻的世外桃源，忘却身心的疲惫。“心有明镜台，何处惹尘埃”，换一种心情过人生，会让我们活得自在一些，坦荡一些，过一种更接近自然、更接近人生本真的生活。

夏天的乡村，最治愈的时刻不是白天的骄阳似火，而是夕阳吻过缥缈的炊烟之后。

休息了一整天的蛐蛐，急不可耐地扯开了亮堂堂的金嗓子，拉开了夏夜演唱会的序曲。蛐蛐无疑是夏夜里的高音担当，每天激情飞扬，早早登场。似乎只有这样，才能证明它是夏夜最权威的发言人。

蛐蛐一亮嗓，夏蝉不干了。白天唱了晚上唱，一只蛐蛐就想撼动蝉的地位，属实有些自不量力了。不过，蝉除了继续唱，也不好多做理论，毕竟，秋天自己结束独唱时，蛐蛐的叫声依然明亮。

蝉声不歇，蛐蛐高歌，生性腼腆的蟋蟀也坐不住了。它每天躲在砖缝里，杂草间，默默地想着心事。蟋蟀自信是院子的土著，却表现得低调沉稳。只有在一蹦一跳间，才尽显它生命的张力。蟋蟀的加入，丝毫不会影响蛐蛐的发挥，它们可是最完美的搭档，两声部和谐而悠扬。



摄影:徐林华
拍摄地点:金泉寺



忆夏

◎李凤玲

夏日天长，晚饭桌就摆在院子里。也不用掌灯，因为天还没有黑下来。炎炎的暑气也还胶着在蝉声里没有退却。父亲坐一只木质的矮凳，面前摆一盅白酒，一盘弟弟粘来的“知了”，是他最好的下酒菜。夏日黄昏里的这顿晚饭，是父亲劳累一天之后最惬意的享受。

吃完晚饭，收拾了饭桌，天也还没有黑尽。父亲从棚屋里拿出用小麦秸秆编结成的厚厚的草垫，在院子里铺开。我和弟弟立即脱掉鞋子跑上去，然后在草垫上一躺，即刻便有了长空当幕地当席的辽阔与豪放。年年都是这卷草垫，却年年都带给我们新奇，似乎草垫一铺，生活就换了个天地。

但草垫太小了，父亲挤在了一旁，他盘腿坐在一角，守一壶花茶茉莉。

父亲一边喝茶，一边摇着蒲扇。蒲扇摇出来的风，是轻盈亲切的，是和藹从容的。

默着，洒下淡淡清辉。路灯倦了，便熄了。夏风吹过，墙内墙外的花草树木间，虫儿们不管不顾地唱得正欢。

大自然从来不会规定谁是主角。就像夏夜里开启的规模宏大的“演唱会”，始于夕阳未落，终于第二天太阳高升。完美无瑕的爱情交响曲，在无边无际的黑夜彻夜不歇。主角，便是这些隐藏于灌木丛和杂草间的虫儿。它们让乡村在深夜焕发了生机，让深邃寂静的夜晚闹非凡。

人们被这清清凉凉的音乐围绕着，内心也变得熨帖无比。沉浸于远在墙外，又近在枕边的虫鸣中，很快便进入了梦乡。

梦里的虫鸣依然清晰，仿佛它们从未停歇，以至于多年之后，回望故乡，记忆里最清晰的，不是白天的炊烟，而是夏夜那场永不散场的虫鸣。它像刻进骨子里的乡愁，藏在记忆的深处，在每一个寂静的夏夜，悄然响起，唤醒心底最柔软的那根弦，想起回家的路。

西江月·我把颂歌

献给党

◎杜崇光

星火燎原大地，锤镰辟换新天。百年血火铸江山，赤帜迎风漫卷。
眼底波澜壮阔，胸中丘壑绵延。颂歌一曲献锤镰，再启鸿图璀璨。

党徽赞

◎王树平

回望征程岁月长，英雄模范闪星光。和平建设理名姓，战火冲锋握炬枪。不忘初心兴国业，常思使命富民方。前途万里红旗引，华夏山川向太阳。

【正宫·塞鸿秋】

咏红杜鹃

◎祝国国

映山红遍层峦上，老区故事千回荡。烽烟岁月焉能忘，康庄日子频生畅。花燃代代情，根在年年唱，新征程跃马高歌放。

西江月·庐舍怡

◎高立基

渤海路东庭谧，天桥街陋楼危。徙迁榭府敞庐魂，静读诗书心醉。
院内宇明道洁，园中鸟语花萼。远辞闹市自神怡，流岁奋蹄不坠。

童年

玩“泥钱”

◎宋振东

小时候在农村长大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农村小孩没有闲钱买玩具，于是小孩子们就自己动手制作简易玩具，像沙包、线蛋、铁环、皮筋、小石子等。给我印象最深的要数泥钱了。所谓泥钱，就是用铜钱作模，压泥而成的钱形玩物。

相传，五代十国时期，割据幽州的军阀为搜刮民财，强制推行用黏土烧制的山库钱。他们强制百姓交出铜钱，以泥钱替代流通。然而，泥钱质地脆弱、易损坏，缺乏统一的价值标准，导致市场混乱。最终燕国政权灭亡，泥钱随之废止，后来成了民间孩童的玩物。

做泥钱之前，首先要准备好两个圆孔大小一样的铜钱当模具，然后把黏土加适量水，和成胶泥状，就开始做泥钱了。先弄一小块胶泥，揉成圆团，用两个铜钱夹在中间，挤成与铜钱大小，再找一个小树枝从铜钱孔中穿过，来回滚动几下，抽出小树枝，取下铜钱，一个泥钱就脱好了。然后把泥钱放到阴凉的地方晾干，不能在太阳下暴晒，那样会晒裂裂纹变形。如果没有铜钱作模具，可以找来一号旧电池正极的两个塑料圆片代替铜钱，这样脱出来的泥钱也很实用。

泥钱晾干后，用麻绳串起来，随玩随取，以免丢失损坏。有的小伙伴一次做几百个泥钱，晾干后用麻绳串起来一大串，斜挎在肩上，像解放军战士的子弹袋一样，好不威风。

小伙伴们玩泥钱前，一般都是找个空旷有土墙的地方，墙根最好带有一定的坡度，这样有利于泥钱滚动。玩之前要讲好规则，谁的泥钱滚动得远谁就算赢家，输的一方要给赢的一方一个泥钱。

开始玩泥钱时，右手拿着立着的泥钱，然后往墙上扔，泥钱碰到墙上后落下，通过惯性，会滚动很远，泥钱滚动得越远，赢的泥钱越多，也越有成就感。有时赶上运气好，一会儿就能赢几十个泥钱，有的小伙伴输得太多了，就会“赖皮”不给，有时甚至为了一个泥钱打架。

另外，玩泥钱还有切泥钱，滚摇摇等多种玩法。

如今几十年过去，有些儿时玩泥钱的场景依然记忆犹新，历历在目。那时虽然缺衣少食，日子清苦却总透着股热乎劲儿，很怀念小时候那份单纯的快乐。

夏荫，巷愈幽

◎钟读花

若然中午，从小巷走过，就会看到许多纳凉的人。多为老人，还有顽皮的小孩子。小孩子们，喜欢赤膊躺在门楼前的台阶上，台阶生凉，确然是纳凉的好地方。

树荫匝地，小巷荫荫的，是阴凉。风从小巷中，吹过，仿佛淌过一溪清凉的溪水。树上的知了，一阵阵的叫着，是泛在水面的浪花。

浪花有意，流水有情，一巷子的清凉，是小巷人家夏日的福气。

半上午或者半下午，会有小商贩，走进小巷。走进小巷最多的，是货郎。从南向北，货郎鼓一路摇着，叮叮咚咚……吸引了孩子，更吸引了女人。团团簇簇的景象，叫人看着就欢喜——忆至此，情不自禁，我就想到南宋人李嵩的那幅《货郎图》。

还有，吹糖人的，卖薄荷糖的，修剪子磨菜刀，卖糖炒栗子的……偶或，会遇见某家门口前，摆一张小方桌，桌面陈列着一些

手工艺品，扇坠、荷包、鞋垫、镶边的小团扇，缀着流苏的香包，碎花布连缀而成的女士包包……一位老妇人，坐在桌后，白发苍苍，像一座时间的雕像。只是，这“雕像”，脸上堆满了笑意，充满了温情，一双眼睛，看着眼前的物件，看着走过的人，时间的流水，在她的脸上，默默地流淌。她很静，很静……像这条巷子一样静。

这些人的存在和进入，使李家小巷风情浓浓。与古槐、青石板、黑瓦、门楼等合在一起，李家小巷“古”的意味，便愈加浓了。

身居闹市，李家小巷的人家，家家都与“经商”密切相连。多户人家，早就在自己庭院中开了小酒馆。规模不大，但却走“精而专”的路子，生成的是一种“酒香不怕巷子深”的效果。故尔，晚间，李家小巷，就别具风情。

家家户户，点亮了门楼边的宫状灯笼，红色，是一种深红，甚至于略微有点儿暗，所以，你走进小巷，放眼一望，满目是暗涌的红。这份红，给人一种深度的宁静，给人一种历史的幽深，你走着，会使自己也变得安静，变得幽思绵绵。

夏日的晚间，我亦喜欢走进李家小巷。

我喜欢感受小巷的幽暗，看一盏盏红灯笼摇摇曳曳的美。那份幽暗，是深邃的，是沉陷的，是使人不得不悠然怀想的；而红灯笼的深红，又恰好映衬了小巷的幽暗，使得红灯下的小巷，似乎更加幽深、杳渺了，甚至，有一点儿聊斋般的魔幻感。

夏荫荫，巷幽幽……

让人觉得，一条小巷，就是一条时间的隧道，就是沧桑历史的一个民间版本。